

三彩风·随笔

【异域见闻】

伦敦掠影

□胡影



街头的弹唱艺人,大多数是抱着吉他,也有的吹笛,甚至还有乐队,设备齐全。

在伦敦博物馆、美术馆里,我常常看一会儿就要愣愣神儿,因为所见所闻需要消化。

在这里,福音书中的描述,表现在绘画和雕塑作品上,满眼是中世纪漫画式或文艺复兴时的逼真理想型圣母圣婴和耶稣,统统被光环笼罩,云团缠绕,动作夸张,优雅而僵硬,如果是照片,当数极不自然的摆拍了。

因为我事先没有理解这些作品的人物关系,所以难以理解画中的情形,也就无法从叙事角度欣赏他们。所幸大多数作品中的人物很美丽,也算养了眼。同时,走马观花似的在不同展馆间奔走,我倒是宏观地感受到了东、西方艺术风格的不同,如中、日、韩的淡雅、抽象、含蓄,欧洲的艳丽、写实、奔放。

近距离观察这些画作的细密笔触,绣毯上的针针线线,雕塑的转角刻痕,让人真切地想到曾经悬浮其上的创造的双手,瞬间仿佛穿越了。

尤其是看到达·芬奇设计的各种机器的褐色手稿,玛丽皇后被伊丽莎白一世流放处决的信件,中世纪手抄本用真金涂绘的插画和哥特体的拉丁字母,莫奈、雷诺阿、德加、凡·高的油画上颜料的突起,突然感到他们近得可怕,好像他们就在眼前,而我对他们了解得太少。

特别是凡·高的“向日葵”前人头攒动,争相看一个疯子生前不被认同的涂鸦,然后唏嘘一番。出了门,一闭上眼,我又看到了历史上密密麻麻的人,和他们了无消耗、创造过后的残存——我们今天隔着玻璃注目和感慨的种种。

外面,红灯绿灯和雨点零星地点缀着水色的街,红色双层巴士招摇过市,载着大块色彩,毫不胆怯。

街头的弹唱艺人,大多数是抱着吉他,也有的吹笛,甚至还有乐队,设备齐全。他们身旁放着一个乐器包,任人丢一些零钱,然后自顾自地唱着,歌声很动听,唱罢有路人鼓掌。他们着装干净,也算体面。令人好奇的是,这种为了面包的演唱,其中能有多少乐趣?

有一位身穿橄榄绿毛衣的吉他爷爷,满头银发,我远远地掏出相机对准他,他突然停下演唱,摆了个造型,一条腿半蹲,双手托举,眼睛没看镜头而是斜向上方,显得十分自信。

有一位老人坐在公交车站,无论他是在回忆还是等待,可以确定,那一刻,他气定神闲,珍惜当下,然后慢慢地走向目的地。

【若有所思】

戒烟

□石门居士



看来,分析问题的角度比解决问题的激情更为重要。

抽烟近15年,我曾多次下决心戒烟,但屡试屡败。今年5月底,我牙疼得天昏地暗,夜不能寐,没工夫抽,烟瘾就小了许多,也想趁机把烟戒掉。

以前的教训告诉我,戒烟绝非易事,只能智取,不可强攻。于是,我上网查资料,某戒烟讲座中的一个小故事点醒了“梦中人”。

这个故事说的是,一女投江,渔夫救起,问她为何轻生。女子曰:“结婚两年,丈夫失踪,小儿病逝,苟活有何意义!”渔夫问:“两年前,你啥样?”女子曰:“无夫无子,无忧无虑。”渔夫反问:“如今岂不是回到两年前了吗?”

故事虽短小,道理却深刻。就抽烟而言,有戒烟经历的人开始戒烟时,都会有说不清、道不明的失落感,好像丢夫丧子,痛不欲生的投江女子,细细想来,烟草之害,尽人皆知,而今停止抽烟,是在摆脱烟草的奴役,是在善待生命、享受健康,回到了自由快乐的非吸烟者状态中,痛苦从何而来呢?

听了一个故事,悟出一个道理,思路一变天地宽,自己说服了自己,毫无痛苦,戒烟就成功了。看来,分析问题的角度比解决问题的激情更为重要。

生活不能等

□赵建伟

朋友有一次和老婆吵架后,气愤地对我说:“她凭什么阻止我追求梦想?”

朋友原是婚纱摄影店的老板。有一阵子,他迷上了当拍客,还说一定要在微电影领域成就一番事业。

虽说拍微电影不是很难,但也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和经济实力。朋友仅仅高中毕业,自从对微电影着迷后,他不顾家人的反对,把婚纱店盘了出去,一天到晚扎在书房里,在网上下载相关视频揣摩。家里断了经济来源,老婆很生气,把孩子送回了老家,自己决意外出打工。

一天,朋友向我诉苦:“我虽然没干出名堂,但我一直在努力,她应该支持我啊!”我问他:“你学过专业摄影技术吗?你执导过电影吗?你对中国传统文化了解多少?”他说:“都没有。”我又问他:“你放弃一切去追求梦想,家里的生活问题怎么解决?小孩的生活费从哪里来?”他说:“先等等,凑合着,等我成功了一切就好了。”“那你预计什么时候能成功?孩子上学能等还是你母亲看病吃药可以等?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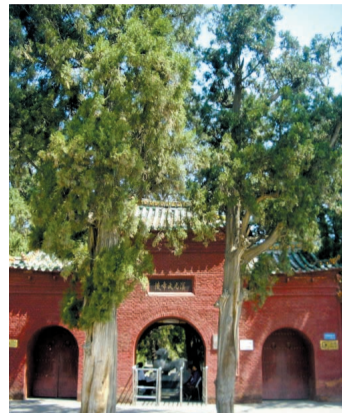
这次交谈对朋友触动很大,他很快向老婆赔礼道歉。没多久我见他又租了门面房,继续经营婚纱店。他还报了摄影技术培训班,自学大学文学课程。一年后,他的微电影拍摄水平果然有了起色。

生活不能等,梦想不是绑架今天的理由,借用梦想的名义忽视现在的生活,再远大的目标也只能是空中楼阁而已。

【洛城随想】

原陵仙境

□韩建新



这千年奇景,犹如陈年佳酿,愈久愈醇愈醉人。

“汉陵晓烟”在古时孟津八大景中名列第二,如今依然是令人心驰神往的瑰丽神秘之景。

这里,汉陵指的是东汉开国皇帝刘秀的原陵。这座皇帝陵园,与邙山上下许多皇帝陵寝相比,显得格外“另类”——竟然一反背山面河的开阔通变之势为独一无二的“枕河蹬山”地势,为后世留下了饶有趣味的民间传说和猜想,也为这座陵园罩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。

从远处遥望,状若山丘的原陵隐藏在一片郁郁葱葱的古柏之中。据说,陵园内共有古柏1400多棵,多为隋唐时期所植。置身陵园之中,见千棵古柏,拔地通天,苍劲挺立,蔚郁庄严。满眼苍翠之色,四下一片寂静,偶尔有一两声鸟啼虫鸣,或从茂密的树梢间如雨珠般滴落,或从林间深处飞溅而出,更衬托出陵园的静谧与肃穆。

这时,你或许会嗅到几许淡淡的清香,无声无息,如丝如缕,在惊讶之中已经沁人心脾。细细品味,不是花香,不是草香,也不是泥土的芳香,是满园古柏散发的奇香!

原来,这座陵园中的古柏是殊为难得的乔木佳品,木色金黄,质坚性柔,虽是柏树,却散发出一种天然的浓郁的杏香!因此,这满园柏树千百年来有了一个独特的名字——杏柏!

最令人惊奇的还是“汉陵晓烟”。

应该说,帝王名人的陵园广植松柏是司空见惯的风景,但汉光武帝陵园中的古柏演绎出了奇绝天下的景致——清明时节,若逢天气晴朗,云蒸霞蔚,当晨曦初现之时,满园古柏的虬枝间有淡淡的轻烟不知从何处飘来,缓缓升腾、盘旋,继而聚拢、涌动;未及片刻,柏林之中已紫气弥漫,状若轻烟,飘似浮云,整座陵园烟雾缭绕,古碑陵冢、殿宇楼阁都被烟云笼罩。此时此刻,没有鸟叫虫鸣,没有风吹草动,只有烟凝云聚,腾涌滴坠,漫步园中,恍若游走在凌霄仙境一般!怎能不令人啧啧称奇!

时至今日,这神奇绝妙的景观已经延续了千年。如今的汉光武帝陵园已整修一新,阙门巍峨,神道宽阔,石刻林立,碑碣参差,四方游人纷至沓来,争相目睹“汉陵晓烟”的奇景。

这千年奇景,犹如陈年佳酿,愈久愈醇愈醉人。